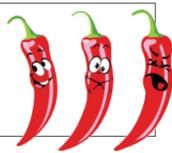


吃辣漫谈



黄田

常说,四川人不怕辣,江西人辣不怕,湖南人怕不辣。

记得有一次微博上搞了一个全国吃辣排行榜,数十万人参加这项活动,最后投票结果出来,排名吃辣榜首的省份是湖南。

据考证,辣椒属于舶来品,是1493年哥伦布从美洲首次引出,传入中国的地点可能有四处:广州、宁波、台湾、辽宁。在文献中出现最早的记载,是明朝杭州人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,上书“番椒丛生,白花,果俨如秃笔头,味辣色红,甚可观”。原来辣椒刚入境时是被当成一种观赏植物的,所以传进来后100年左右,辣椒见于花草谱,而不见于食谱。

辣椒第一次见于食用的记载,是康熙六十年(1721)编成的贵州《思州府志》:“海椒,俗名辣火,土苗用以代盐。”那段时期战乱频仍,思州一带交通极其困难,受战乱影响可能缺盐,当地人尝试以辣椒代盐。他们尝试过不少方法替代食盐,辣椒是其中的一种。于是在乾隆年间,贵州大体皆已食用辣椒,继之是四川,湖南是道光年间才盛行,20世纪初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已普遍食辣,北至关中、南至柳州、东至衢州、西至藏区,都在辣椒的统治之下。所以说,辣椒在中国,拿来吃,不过短短的三百年。

自古以来,湖南都被公认为最能吃辣的地方之一。据称,湖南人吃掉全中国一半以上的辣椒,每人平均一年可以吃掉10公斤。

为什么湖南人爱吃辣?原因有二,其一,在古代,盐一直是被国家垄断经营的重要资源。东南沿海的人们靠海吃海,四川有盐井产盐,紧挨着的贵州人也能享受一点福利。湖南两头不靠,穷人买不起盐,吃饭就只能靠辣椒提味,慢慢地湖南人爱上了吃辣。

其二,湖南省拥有湘、资、沅、澧4大河流,天气湿润,人们靠吃辣来发汗。全国闻名的湘菜许多人都吃过,确实是蛮辣的。

如果说其他省份只是把辣椒作为一种菜肴配料、配菜,那么,湖南人真的是把辣椒当成一种蔬菜吃。湖南人吃辣椒追求综合口感:有辣味,不能太辣;肉质细腻,口里没渣;香气宜人,引发食欲。农家小炒肉在湘菜中颇受欢迎,深得香、辣的精髓。经典的湘菜虎皮辣椒、油焖辣椒、擂辣椒等,仅仅几个辣椒能送两碗饭。

显然,湖南人达到吃辣的最高境界——怕不辣,无辣不欢。湖南人常用的红辣椒有三种,二金条、朝天椒、小米椒。小米椒最辣,二金条香,但是辣不足,朝天椒香辣兼有。在烹饪过程中,湖南人会把这些辣椒各施其优,发挥到极致,即成香辣。

据说,邵阳人是湖南最能吃辣的,我是邵阳人,小时候也是“怕不辣”的。那时候还是在生产队,一年到头,除逢年过节很少吃到肉,母亲种了几块辣椒地,每次炒菜都要炒一碗辣椒,一闻到辣椒味,我的额头就会自然沁出粒粒汗珠。吃完饭便辣得满脸大汗,嘴巴通

红,就像红辣椒;头发也是湿漉漉的,汗水顺流而下,湿透了背心。即使如此,每天还是照吃不误。

后来,我到浙江工作,随着年龄增长,虽然肠胃消化功能逐渐减弱,但吃辣没有减少,有时炒肉,妻子要放好些朝天椒,一桌菜,辣货占了一半,红红绿绿,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据说,吃辣椒的好处很多,辣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居蔬菜之首。同时维生素B、胡萝卜素以及钙、铁等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。辣椒能缓解胸腹冷痛,增强食欲、促进消化,同时具有杀菌、防腐、调味、驱寒的功能,还能

够促进血液循环,增加血管的弹性,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它的坏处也是有的,吃辣椒过多会引起腹痛、呕血、尿血、呕吐等。因此,吃辣椒一定要注意适度。

有人说“不吃辣椒者不革命!”诗人艾青也说:“要是我们不知甜、酸、苦、辣,活着还有什么滋味?”(《神秘果》)我想,生活充满七色阳光,也充满甜酸苦辣,我们不仅要学会品尝甜酸苦辣,还要学会吃辣。当你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委屈,遭遇挫折或失败时,吃辣可以增强斗志,提振精神,让你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,砥砺前行!



仙山琼阁

廖永兴 摄

存不存在?

刘诚龙

有一种存在,不存在,让存在不存在,方法很简单,便是不说。阁下干了偷鸡摸狗、爬窗钻被之事,这事本存在的,阁下嘴巴紧,羊角锄挖不开,电风钻钻不开,这事便不存在了。存在即不存在,你以为是玄学,不全是的,或是所谓最讲究事实的法律呢——沉默权里便多这般这个。

你说不存在,究竟还是存在的,“怪、力、乱、神,子所不语也”,神神鬼鬼,妖妖怪怪,孔子不说,这些吓死人的死魂灵,还是有的,更是蛮多的;袁枚著《子不语》,阁下以为书中世界都是人间正道,你这么想,就是先被孔子骗,后被袁枚哄,全被瞒与骗了。

你不说的,我全说,子不语的,我袁枚语。袁枚《子不语》,语的全是怪力乱神,“是编所记,皆游心骇耳之事,为语怪之尤,多得自传闻,故失实者甚众。”有人据“得自传闻”与“失实者”这两条,将袁公某著定为小说。然,新闻就是真的?有时,小说倒是新闻,新闻多是小说呢。

下面这事,很是魔幻,却不太像是小说,蛮像新闻。“相传南阳府有明季太守某”,在南阳做知府,滋润也滋味,味死个人,结果真味死了。这“某”没真名,这不是小说么?可一些新闻里记人无名,也常是某,某某,某某某,这某到底是谁?语焉不详。这某太守许是喝酒喝多了,喝酒不用自己掏钱,便猛喝死灌,没想到酒是公家的,命是自己的,得了酒精肝吧;一日三餐,餐餐出入秦楼楚馆,山珍海味,胡吃海喝,以为将世界上营养精华全吸收入腹,谁晓得竟是慢性毒药入髓——公款吃喝,确实是不用你付钱的,却是要你付命的。

某太守不曾睡到自然醒,也不曾活得自然死,“殁于署中”,任命簿没除名,生死簿除了名。六王闹,椅子一,太守死,人解颐。官场悲喜从来绕,哭声高处笑声高。衙门喜怒哀乐,别有一番模样,另有一般逻辑,你笑他就哭,你哭他就笑;你哭得越伤心,他笑得越厉害,你笑得越厉害,他哭得越伤心。某太守死了,他,以及他眷属,哭,猛哭,天昏地暗地哭,一塌糊涂地哭。他一死,位置没了,工资没了,福利没了,这不算啥,项目没了,子女就业与升迁事,没了,黄了,当然伤心,当然哭,伤心是真的,哭声没作假。衙门副手,却高兴坏了,乐太守之死而乐,忧太守之生而忧。也没作假,也是真的。

这回是上面不作为。这大的衙门,官死,却一直不曾补缺,公堂在,椅子在,铁打衙门在,流水官不在;明镜高悬在,匾下宝座在,却不曾安排人来。

与乱作为相对应的,是不作为,搞不清楚何故,官场有位置空出来,却没及时补。“田舍翁多收十斛麦,尚欲易妻。”田舍翁多收十斛麦,妻死,大老婆位置空了,七七四十九天都不到,田舍翁马上填房;官人本来比田舍翁对这事上心得多,一日不可无君。许是某太守走得急,正值壮年,中风不曾报讯,谁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,那么早,所以没谁准备钱来候补吧,某太守空出位置来,上面没安排谁来——在待价而沽?时间拖得越久,有想法的人越多,想的人越多,想之心越急切,钱就越送越多,越送越急——你急,我偏不急。这叫待价而沽。

于是乎,太守某虽已去泉台,仍招了旧部,每日上班打卡。太守某喊一声“升堂”,众皂隶齐声喝“升起来吽”,敲锣的敲锣,打鼓的打鼓,倒茶的倒茶,做报告的做报告,“有吏役叩头,犹能领之,作受拜状。”自然是,述职报告说天天在上班,百姓来了,却看不到他上班,“日光大明,始复不见。”

太守这位置,空了很久,从明季到雍正间,一直都没安排,上面领导换了几任,崇禎后,换了努尔哈赤;努尔哈赤后,换了皇太极;皇太极后,换了顺治;顺治后换了康熙,吏部的人都是拿了钱后,走人了,走了就不管了,直到雍正间,才把这空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,安排人坐起,“乃未黎明即朝衣冠,先上堂南向坐”,猴冠蟒袍,端坐在太守椅子上,将位置占了。“至发点时,乌纱者远远来”,知府,同知,典史,主簿,丝毫不乱,排着整齐队伍来上班。

“见堂上已有人占座,不觉赧赧不前,长吁一声而逝。”已故太守某的帽子被领导摘了,位置被他人坐了,终于转身走了。

袁枚将这个鬼故事,起题为《官癖》,板子打在死太守身上,说他这么闹闹闹,天天闹鬼,缘起太守官瘾太大。鄙人却不太以为然,他这么闹,他之官瘾占二三成,职之空缺占比七八成呢。某肥缺空了,一天不安排人,就会闹腾一天,一月不安排人,就会闹腾一月,闹得不可开交,闹得不亦乐乎,闹得鸡飞狗跳,闹得天翻地覆。



家鸡的进化

田向文

公的作为,俺是不敢为的,那咋办?这好办,就读陶公的诗吧!读了几天,读到了陶公的《归园田居五首》却发生了卡滞,陶公在其一中有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句,“鸡鸣桑树颠”是说鸡在桑树的树冠上鸣叫,这不可能啊?鸡又不会飞,咋能在树冠上鸣叫呢。这个陶公也会打诨语,俺自语说。说不定陶公的鸡是会飞的,俺又自语说。那鸡是哪种动物进化的呢?俺又又自语说。

于是乎,俺打开电脑查资料。噼里啪啦一阵乱敲,回车,跳出的却是一句网络趣话“早上吃番茄炒鸡蛋,果然有一股霸王龙的味道”。无风不起浪。难道鸡和霸王龙有表亲关系?

继续查下去,说是:早在19世纪时,科学家就证实鸡是一种鸟纲生物,其祖先是一种始祖鸟类。并且主流科学又异口同声地说,鸟类的祖先是爬行动物,而且应该是小型食肉恐龙,所以说,鸡是恐龙变的,也

不能认为全错。而到了大约距今的4000年前,人们开始豢养它,逐渐地也就不会飞了,只会作短距离不能改变方向的滑翔。看到这里,俺不由得感叹到:大自然的造物者把大手轻轻地一挥,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——恐龙变成了鸡。

冬日,成都平原难得的暖阳,俺闲庭信步地走在沟渠阡陌的田野上,忽然哗啦啦,几只灰白色的大雀雀从脚下扑楞楞地飞起,把俺吓了个够呛。俺目视着雀雀滑翔在一片树林里,又蹦跳着消失在树林的深处。

俺的惊吓稍稍平复之后,才蓦然想起,那是几只野鸡。野鸡又名雉鸡,体形虽小于家鸡,但尾巴却很长,雄鸡爱美,喜戴白色项链,能飞却不持久,而是更喜奔跑,常于灌木丛中躲猫猫。

知识无穷尽,用时方知少。到此,俺才又涨了“姿势”,原来错不在陶公。

家鸡本是源于野鸡驯化而来,是真正的一对表亲。只是,一个在朝,一个在野;一个是豪门,一个是寒门;一个锦衣玉食,一个缺衣少食;一个是养尊处优,一个是穷小子当家;一个是身肥胖,一个是肌肉强壮;一个是不自由但自在,一个是不自在但自由。

唉,家鸡的进化,得到了许多,也失去了许多。大概陶公为官时,想到了家鸡的进化,才炒了官家的鱿鱼。



陶公渊明为官六载,算是煎熬了六载,终因“质性自然”,不愿“以心为形役”、不肯“为五斗米折腰,拳拳事乡里小人”而解绶去职,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。

陶公真是另类,别人读书都是为削尖了脑袋向上钻,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,硬是要从公务员的队伍里出来。出来也好,可以下海经商嘛,那时候国家政策是允许的。可陶公并没有下海,而是下乡,下乡挖二垄地当农民。这也好啊,农民企业家嘛,可陶公也不是农民企业家,而是地道的农民,种的二亩地,喂的几头猪,养的几只鸡,不为挣钱只图糊口,闲来无事再作几首诗。好生活啊,自产自销,自给自足,自娱自乐,还不给国家增加负担。

陶公的这种性情,俺是喜欢的,但陶